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 · 名篇 · 名译

美国经典 中篇小说

主编 | 盛宁 选编 | 冯季庆

THE WORLD

CLASSICAL

NOVELLAS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名家 · 名篇 · 名译

美国经典 中篇小说

主编 | 盛宁 选编 | 冯季庆

THE WORLD

CLASSICAL

NOVELLA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经典中篇小说/盛宁主编; 冯季庆选编.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2. 1

(世界经典中篇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39 - 5295 - 1

I. ①美… II. ①盛… ②冯… III. ①中篇小说—
小说集—美国—近代 IV. ①I712.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3928 号

美国经典中篇小说

主 编 盛 宁

选 编 冯季庆

责任编辑 陶 玮

封面设计 姚雪媛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八条 52 号 100700

网 址 www.whysch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84057666 (总编室) 84057667 (办公室)
84057691—84057699 (发行部)

传 真 (010) 84057660 (总编室) 84057670 (办公室)
(010) 84057690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2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39 - 5295 - 1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盛 宁

十年前，我们曾选编过一套《世界经典短篇小说》，我在那套书的序言里说到，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加之各种新兴科技手段和媒体形式的介入，人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存方式，包括我们对所处世界的整个认识方式，都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一些曾有过辉煌显赫历史的艺术形式无可挽回地式微衰落了，尽管我们费尽心力去抢救，它们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飞离我们普通人的日常视野，沦为仅供少数人观赏把玩的“藏品”。于是“文学已经衰亡”，“纸介印刷物必将被数字出版物取代”一类的哀歌，彼落此起彼地响彻文坛。

这些说法所引发的悲观情绪很快蔓延到了学界。记得那年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J. 希利斯·米勒曾来华讲演，他很坦诚地诉说了自己五味杂陈的内心感受，那篇讲稿后来在美国著名学刊《辨析》上发表，他又将讲话稿的标题改为“废墟上的文学研究”，其悲悼之情溢于言表。

转眼十年过去。情况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千千万万令人眼花缭乱的事件中，移动通讯手段的革命性更新拔得头筹。手机的普及，特别是集通讯、浏览、搜索等功能为一体的iPhone的问世，将2010年推入所谓的“微博”年。据最新统计，中国网民规模现已达到4.85亿，“微博”用户的数量则爆发增长到近2亿，成为用户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应用模式。“微博”突如其来的出现，且规模如此之大，它立刻给大众阅读习惯带来

了谁也不曾料到的冲击。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种带有“娱乐化”、“碎片化”特点的资讯消费形式，变成了时下最流行的大众阅读方式。所谓“娱乐化”，就是阅读活动除实现资讯传递的目的外，还带有一种搞笑逗乐的“狂欢”色彩；而所谓的“碎片化”，则是指人们在快节奏的日常生活中，利用各种活动的间隙或空当来完成阅读，使阅读一改过去那种连续、专注的特点，而变成一种时断时续、见缝插针式的消遣。

这样的一种阅读形式，对需要长时间静坐默读的长篇小说来说，显然是要排斥的。而从这个角度想下去，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似乎很快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但实际情况却并没有糟到这般田地。说来也颇值得玩味，据美国全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历年的调查报告，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美国青年和成人中阅读文学作品的读者比例接连二十多年持续下滑，17岁年龄段中完全不读文学书的人数，2004年比1984年足足翻了一番，达到了百分之二十左右；然而，2009年的调查报告称，由于各级教育机构的努力，18~24岁年龄段阅读文学书籍的人数竟在2008年出现了拐点，首次大幅度回升，增加了三百多万人。而中国的情况非但不像文学消亡论者所描述的那么悲观，甚至比上述美国报道更令人鼓舞。仅就最近十年的情况统计看，纸介印刷读物并未显出“退市”的意思，非但没有，这些年的全国图书出版总量还一直保持着10%左右的年增率，其中文学读物年增率也达到了9%。仅以2009年为例，文学类图书出版总数达25万种（其中初版新书为18万种），总码洋8.3亿元，居然还高于经济类的图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再版文学书竟占了文学出版总量的四分之一，而据从事文学图书出版的人士说，再版书基本属于文学经典名著一类的“长销书”，也就是说，文学经典名著仍占据四分之一左右的文学类图书市场。

这一串数据有点枯燥，但至少可说明两点：其一，“文学”没有消亡。所谓“消亡”一说，实在是个伪命题。因为“文学”本是个后设的、集合性概念，它是对某一类你认为应该命名为“文学”的文字的界定，既然它的内涵是人为的，流变的，它能不断吐故纳新，所以也就谈不上消亡。而最终会消亡的，只是某个具体的文学形式（体裁、文类），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存在条件的变化或丧失，则可能发生嬗变或消亡，但没准什么时候它又会重新萌生，中外文学史上可找到许多这样的实例。

其二，以往被笼统看待的大众读者群，现已按接受教育的层次、专业兴趣和审美品味等进一步分化为一个个“小众”读者群。这也就是说，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投靠新兴媒体，转而采取了网上浏览、微博短信一类新的阅读方式，但这个世界上仍还有相当数量的读者（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网民读者）保持着通过纸介读物来获取资讯的传统阅读习惯，更何况网上读库中也搜罗了大量的纸介读物的电子版。对于这些电子版读物的读者来说，读物载体发生了变化，读物的内容却未变。由此看来，我们说文学类读物至今仍拥有相当大的读者群也没有什么不对。而每年有一大批文学经典或名著的再版，则说明新生代年轻人中仍有大批喜爱文学的读者，而新生代读者群的逐年更新则为文学经典的传承提供了保证。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文学经典仍有不小的市场，新生代读者对文学经典仍有相当大的需求，我们也就满怀信心地选编了这套“外国经典中篇小说”丛书。有读者或许会问，你们将选本称之为“经典”，那你们心目中的“经典”应该是怎样一个标准呢？坦率地说，有关“经典”的定义确实是众说纷纭，要找一个大家都认可的界定还真有点困难。在我所看到的有关“经典”的各种界说中，我最欣赏的是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对“经典”所作十几条定义中的两条：“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前一条定义强调了经典常读常新的特点——经典必须经得起重读，因为它涵义隽永，因此总能新意迭出，让读者获得新的发现；而后一条定义则强调，经典提供的经验必须具有某种普遍、永恒的价值。它所讲述的道理，你也许在别处也曾听说过，但是你读后会发现，你原先所听说的那些道理，其实是由这部经典文本首先说出，而且它比任何后来者都表述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不过严格说来，卡尔维诺的定义或许更是一种对思想理论经典的概括，文学经典恐怕还另有一些自己的特性：它无意直接提出具有永恒意义的理论命题，它更擅长的是在想象的层面，通过故事的叙述和人物的刻画来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人类生存经验。因此，衡量和判断一部作品能否跻身于文学经典，最基本的一条必须要讲一个好故事，再就是要看作品是否塑造了扣人魂魄、令人过目不忘的人物形象。除此之外，文学还有另一个与其他类别不同的特点：它是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

既是“人文”的“文”，又是“语文”的“文”。古语说：“言而无文，行之不远”。文学语言不仅是反映生活的语言，更应该是高于生活、能为生活效仿的语言。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经典还必须在语言上具有示范的作用。我们现在的这个选本不是小说原作，而是译作。因此对译文的讲究、推敲，它是否忠于原作，能否再现原作的艺术风格，也就成了我们挑选作品时很重要、很实际的关注。

写到这里，读者或许会觉得我对眼下文学的处境并无太大的忧虑，甚至还隐隐流露出一点激动或亢奋。其实，恰恰相反。尽管从出版数字看文学似乎还有不小的市场，然而我深知，文学在当今社会所发挥的作用，文学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则与过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其中的道理很简单，我指的是，与广播、电视、电影、流行音乐、特别是现在的互联网这些媒体相比，今天的“文学”在影响人的精神面貌、价值观方面，在向人们的头脑中灌输想象这个世界的各种参照方面，已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发挥一种主导性的作用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文学已被彻底地边缘化了，这已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这与文学是否还占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毫无关系，因为两者说的根本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意思。

文学之所以会边缘化，其原因也不难找。主要就是因为“文学”在今天的商业社会中再也不能快速地带来直接的财富，因而遭到了冷落，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无用”。这些年，不止一次有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学者跟我说，他们为申请出国留学基金而去面试时，有些从事自然科学的专家评审官，往往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这搞文学的，出去有什么用？”毫无疑问，“文学”在他们眼里，就像人身上的阑尾一样，一无所用！然而，他们怎不想想，人之所以为“人”，除了四肢五官以外，更主要是因为人具有任何其他动物都不具有的复杂的思想和崇高的精神！人的气质、禀赋、情怀、修养，人对于真、善、美的洞察力、鉴别力、感悟力，以及人所特有的复杂的语言表达力，等等，所有这些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素质和能力，都不是从娘胎里带来，而是需要通过后天的陶冶和训练才能习得。而就在人习得上述素质和能力的过程中，“文学”不仅在发挥作用，而且发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学究竟有用无用，有什么用？不妨再听一听两位诺贝尔文学奖的

得主是怎么说的。早在1933年，T. S. 艾略特在《诗的作用和批评的作用》一文中说：“一个不再关心其文学传承的民族就会变得野蛮；一个民族如果停止了生产文学，它的思想和感受力就会止步不前。一个民族的诗歌……代表了它的意识的最高点，代表了它最强大的力量，也代表了它最为纤细敏锐的感受力。”很显然，在艾略特看来，“文学”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高低的标识，而一个不再关心自己文学传承的民族，停止了文学生产，就会变得野蛮，变得粗鄙，而当下严酷的社会现实已一再为此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似乎对今日的现状则早就有预见，他在授奖仪式上致答辞时指出，“……尽管我们能够谴责对文学的践踏和压制——对于作家的迫害，文字审查，焚书等，然而，当不读书这种最糟的事情真的来临时，我们则毫无办法了。如若这不读书的罪过是由某个人犯下，那他终终生受到惩罚；如这个罪过是由一个民族犯下，这个民族将为此受到历史的惩罚。”布罗茨基认为，文学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一种审美的现实，因此它往往是超前的——赶在“进步”之前，赶在“历史”之前。因此他认为，人们在选择自己的领袖时，最好应该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文学阅读经验，对那些执掌我们未来命运的人，我们应首先问一问他们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什么态度，而不是他们的施政纲领，这样的话，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就会减少许多。

布罗茨基这番话，或许有点让人觉得过于书生气。但我想他的本意并不是要让文学家去从政，充任各国的领导人。他其实只是在用他诗人的方式，来解释文学对于铸造一个人的心灵会起到怎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好，任何其他文学大师也好，他们并不提供解决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即使退一万步说他们提出了某种方案，生活在特定现实中的我们也不可能去照抄照搬，如法炮制。那么，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真正能够称得起是“文学”的，它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它会提问——提出各种对我们具有挑战性、能迫使我们进行思考的问题。所以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看来还应该加上一条，那就是它的提问是否具有这样一种独特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作用就是搭建起一个思想平台，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对人性、对道德、对历史、对公民社会、对各种智识性的问题展开论辩，而最难能

可贵的是，这种论辩还包括了对我们自身的反省。通过这样的论辩，我们从中找到自己所认为是正确的答案。

关于我们这套丛书所选作品在思想内容上还有什么具体的社会意义，在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上又如何出类拔萃等等，这里就没有必要再一一介绍了，我们还是请读者自己来品尝一下“开卷有益”的乐趣吧。因为我们相信，只要你翻开这套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阅读其中的任何一篇，你都会从中发现一个与你的生活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一定会唤起你强烈的求知欲望，而当你阅读了这些作品之后，如果你对所读作品的作者及相关背景还有遏制不住的兴趣，那你完全可以从任何一部文学百科全书或名著导读中，毫不费力地找到所需要的信息。而现在，作为读者的你，只需迈出这关键的第一步：打开丛书，开始阅读吧。

2011年8月2日识于蓝旗营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1
[美国] 马克·吐温著/何学文译	
黛西·米勒	46
[美国] 亨利·詹姆斯著/高兴译	
螺丝在拧紧	94
[美国] 亨利·詹姆斯著/邹海仑译	
伊坦·弗洛美	192
[美国] 伊迪丝·华顿著/吕叔湘译	
一个迷途的女人	265
[美国] 薇拉·凯瑟著/董衡巽译	

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

[美国] 马克·吐温 著

何学文 译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1835—1910) 本名塞缪尔·朗荷恩·克列门斯 (Samuel Langhorne Clemens)。美国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饮誉世界的作家。生于密苏里州的佛罗里达，其父为收入微薄的地方法官。马克·吐温先后做过印刷所学徒，密西西比河航船的水手、舵手，弗吉尼亚《事业报》和旧金山《晨报》记者，这些阅历成为他小说创作的背景。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1876)、《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1884)；随笔《密西西比河上》(1883)；中短篇小说《竞选州长》、《百万英镑》、《傻瓜威尔逊》、《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狗的自述》、《三万元的遗产》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马克·吐温最优秀的作品，描写哈克贝利为追寻自由生活所经历的惊险离奇的故事，浪漫传奇、幽默诙谐和辛辣嘲讽寄寓了作家所思考的自由与平等的人道精神。中篇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嘲弄金钱在资产阶级社会的魔力，最诚实清高的赫德莱堡镇的廉洁居民为一袋金币上演种种闹剧，“败坏”了赫德莱堡镇的清明。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情。当时赫德莱堡是邻近一带地方最诚实、最清高的

一个市镇。它一直把这个名声保持了三代之久，从没有被玷污过，并且很以此自豪，把这种荣誉看得比它所拥有的其他一切都更加宝贵。它非常以此自豪，迫切地希望保持这种光荣万世不朽，因为它对摇篮里的婴儿就开始教以诚实行为的原则，并在以后对他们施行教育的全部期间，把这一类的训诲作为他们的教养的主要内容。同时还在青年人的发育时期，完全不叫他们与一切诱惑相接触，为的是让他们的诚实有充分的机会变得坚定而巩固，成为深入骨髓的品质。邻近的那些市镇都忌妒这种崇高的权威，假装着讥笑赫德莱堡以此自豪的得意心理，偏说那是虚荣。不过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得不承认赫德莱堡实在是一个不可败坏的市镇。假如有人追问，他们还会承认一个青年只要是从赫德莱堡出去的，他要从家乡到外面找一个地位较高的职业，那就除了他的籍贯而外，无须任何其他保证的条件了。

然而曾几何时，赫德莱堡终于很不幸地得罪了一位过往的异乡人——也许是无意的，当然也并不在乎，因为赫德莱堡是无求于人，很可以自满的，对于异乡人和他们的意见，当然是毫不在意。不过它当初如果把这个人当做例外，那就要妥当一些，因为他是个很不好惹的人，记下了冤仇就不饶人的。在他漫游各地的整整一年之中，他老把他的委屈记在心上，每逢闲暇的时候，他就翻来覆去地想，总要想出一个办法来，心满意足地报复一番。他想出了许多主意，都很不错，但是没有一个是十分彻底的。最不中用的办法只能损害许多个别的人，而他所需要的却是一个使整个市镇都受影响的主意，连一个人也不让他漏网。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当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出现的时候，他感到一种恶毒的快意，觉得心头豁然开朗起来。他立刻就开始拟出具体的计划，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这个办法才好哩——我要败坏这个市镇！”

六个月之后，他乘着一辆小马车，又到赫德莱堡去，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停在银行的老出纳员的家门口。他从车上取下一只口袋，扛在肩上，踉踉跄跄地穿过院落，走到里面敲门。一个女人的声音说了一声“请进”，他就进去了。他把那只口袋放在客厅里的火炉背后，很客气地向那正在灯下坐着看《福音导报》的老太婆说：

“您请坐着，夫人，我不打搅您。好——现在可把它藏得很妥当了，谁都不容易知道它在哪儿。夫人，我可以见见您的先生吗？”

“不行，他到布利克斯敦去了，恐怕要到后半夜才会回来。”

“好吧，夫人，那没有关系。我只是要把那只口袋托他保管一下，等找

到了合法的物主，就请他转交给他。我是个外方人，他并不认识我。我今晚上不过是从这个镇上经过，特地来了却一桩长久放在心上的事情。现在我的事儿已经办完了，我很高兴地离开，心里还有点儿得意，以后您永远也不会再见到我了。口袋上系着一张纸条子，一切都在那上面说明了。再见吧，夫人。”

这位老太婆害怕这个神秘的大个子陌生人，后来看见他走了倒很高兴。但是她的好奇心被勾引起来了，于是就一直往口袋那边跑过去，把那张纸条子拿过来看。那上面写着的话是这样开始的：

请予公布：或者用私访的办法把合法的物主找出来也行——两种办法随便采取哪一种都可以。这个口袋里装的是金元，计重一百六十磅零四盎司——

“天哪，连门都没有锁哩！”

理查兹太太浑身颤抖地飞跑过去把门锁上，然后把窗帘拉下来，惊魂不定地站着，心里发愁，不知究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她自己和那些钱财更安稳一些。她听了一会儿是否有小偷，然后又被好奇心战胜了，于是再回到灯光底下，看完那张纸条上写的话：

我是个外国人，马上就要回本国去，以后就永远在那里住下了。我在美国住了很久，多蒙贵国优待，心中非常感激，尤其是感谢贵国的一位公民——赫德莱堡的一位公民——他在一两年前曾经给我过一个很大的恩惠。实际上是两个很大的恩惠。让我说明经过吧。我从前是个赌徒。我是说我从前是。我是个输得倾家荡产的赌徒。我在晚上来到这个村子里，饿着肚子，一钱莫名。我向人求助——在黑暗中。我不好意思在有亮的地方讨钱。这回幸好找对了人。他给了我二十块钱——换句话说，照我当时的想法，他实在是救了我的命。同时他也给了我财运；因为有了那笔钱，我又到赌场里发了大财。后来我把他给我说过的一句话牢记在心上，直到今天还没有忘记；他这句话终于把我制服了；一经制服，我的品格才没有完全毁掉：我从此再也不赌博了。现在我也不知道那位恩人是谁，可是我要把他寻访出来，我要让他得到这笔钱，由他施舍出去，或者把它抛弃，或者保存下来，随便他怎么处置都行。这可不

过是我向他表明感激之意而已。假如我可以在这里住些时候，我就会亲自去寻访他；但是那没有关系，他一定会被寻访出来的。这是个诚实的市镇，不可败坏的市镇，我知道我尽可以信托它，无须担心。谁能说出那位先生当初对我说的那句话，就可以证明他是我的恩人；我相信我一定还记得那句话。

现在我的办法是这样：如果你觉得私访较为妥当，那就请你私访。如果遇到可能是那位先生的人，就请你把这张纸上写的话告诉他。假使他回答说，“我就是那个人；我当初说过的那句话是如何如何，”就请予以对证——那就是：打开口袋，那里面有一只密封的信封，装着那句话。如果那位申请人所说的话与此相符，那就把这笔钱给他，别的话都无须再问了，因为他一定就是那位先生。

但是你如果愿意公开寻访，那就请你把这张东西拿到本地报纸上去发表——另外加上几句说明，即自本日起三十天内，请申请人于星期五晚八时驾临镇公所，将他当初所说的话密封交予柏杰士牧师（如果他肯帮忙处理的话）；然后请柏杰士先生当场将钱袋启封，核对那句话是否相符；如果相符，就将这笔钱点交我这位业经证实的恩人，并请代致诚挚的谢意。

理查兹太太坐下来，兴奋得微微颤抖，不久就转入沉思了——她是这样想的：“这事情多么奇怪！……那位善心人随意施舍一下，现在善有善报，发的财可真不小呀！……假如做那桩好事的是我的丈夫，那该多好！——因为我们实在穷透了，又老又穷！……”然后她叹了一口气——“可是这并不是我的爱德华；不是的，拿二十块钱给一个外方人的不是他。这实在可惜得很，真是；现在我明白了……”然后她打了个冷战——“可是这是一个赌鬼的钱哪！罪恶的收获：我们可不能要这种钱，连碰也不能碰它一下。我可不愿意靠近这种钱；这好像是很肮脏的东西。”于是她到离得远一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我希望爱德华快点回来，把它拿到银行里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有小偷来；一个人在这儿守着真是可怕得很哩。”

十一点钟，理查兹先生回来了，他的妻子正在说，“你回来了我真高兴极了！”他却说：“我可真累坏了——简直累得要命；人就怕穷，像我这么大一把年纪，还要干这种倒霉的跑腿差事。老是熬呀、熬呀、熬呀，只不过为了那点儿薪水——当别人的奴隶，他可穿着睡鞋坐在家里，又阔气，又

舒服。”

“我很替你难受，爱德华，你知道的，可是你得自宽自解才行：我们总算能维持生活；我们还有很好的名声哩——”

“是呀，玛丽，这比什么都强。我刚才说的话你可别介意——那只是一时的烦躁，根本不算一回事。你跟我亲亲嘴吧——好，现在一切都忘掉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埋怨的了。你那是弄来的什么东西？口袋里是什么？”

于是他的妻子把那一大秘密告诉了他。这使他感到一阵心神恍惚，随后他就说：

“有一百六十磅重吗？咳，玛丽，那等于四万块钱哪——你想想——真是一笔大财产！我们这村里有这么大家当的还不到十个人哩。把那张纸条子给我看看。”

他一目十行地看了一遍，说道：

“这岂不是奇谈！噫，简直是传奇小说嘛；就像我们在书本里看到的那些不可能的事情一样，在实际生活中哪会有。”他现在大为兴奋起来；他很愉快，甚至是兴高采烈。他把手指轻轻点一点他老婆的脸蛋儿，开着玩笑说：“哈，我们发财了，玛丽，发财了；我们只要把这些钱埋藏起来，把纸条子烧掉就行了。那个赌鬼如果再来问起这桩事情，我们就白起眼睛望着他，说：‘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呀？我们从来就没听说过你，也不知道你有一袋什么金子；’这就使他哭笑不得，而……”

“而现在，你在这儿大开玩笑的时候，钱可还在这儿，现在很快就要到小偷活动的时候了。”

“真的。那么，我们怎么办——私自寻访吗？不，那可不行：那未免要破坏神妙的味儿。还是公开的方法较好。你想这桩事情岂不要传得满城风雨！还要使所有其他的市镇忌妒呢；因为除了赫德莱堡而外，一个外方人绝不会把这么一桩事情信托任何其他市镇，这是他们知道的。这简直等于给我们大登宣传广告哩。现在我要赶快到印刷所去，否则就太晚了。”

“别走——别走——别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守着，爱德华！”

可是他已经走了。不过只去了一会儿的工夫。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遇见报馆的主笔兼东家，就把那张纸条子交给了他，说道：“我这儿有一条好新闻给你，柯克斯——拿去发表吧。”

“可能来不及了，理查兹先生，不过我看情形吧。”

回到家里，他和他的妻子又坐下来把这个有趣的神秘事情再谈一遍；他

们简直不想睡觉。第一个问题是，那位拿二十块钱给那个异乡人的公民究竟是谁呢？这似乎是个简单的问题；他们俩同声回答——

“巴克莱·固德逊。”

“不错，”理查兹说，“他很可能干这种事情，这也正是他的作风，可是我们这镇上就不会再有别人了。”

“这话谁也会承认的，爱德华——无论如何，私下里是会承认的。现在这六个月以来，我们这村子又是和从前一样了——诚实、狭隘、自以为是、一毛不拔。”

“他向来就是这么批评的，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而且还是毫不客气地当众那么说。”

“是呀，可是他就为了这个，遭人痛恨哩。”

“啊，当然，可是他倒不在乎。我看除了柏杰士牧师而外，他在我们这些人当中是最遭人忌恨的了。”

“噢，柏杰士可是罪有应得——他在这儿再也别想有人听他讲道了。这个市镇固然是算不了什么，对他可是知道应该怎么估量。爱德华，你看这岂不是有点奇怪，怎么这位外方人竟指定柏杰士经手发这笔钱呢？”

“呃，是呀——是有点奇怪。那是说……那是说……”

“哪来的那么多‘那是说’呀？要是你的话，你会选他吗？”

“玛丽，也许那个外方人比这个村里的人对他知道得更清楚哩。”

“尽说这种话，难道就对柏杰士有什么好处！”

丈夫似乎有点为难，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妻子凝神注视着他，等着他答复。后来理查兹终于说话了，他那迟疑的神气好像是表示他预先知道他的话可能要遭到怀疑似的——

“玛丽，柏杰士并不是个坏人哩。”

他的妻子当然大吃一惊。

“瞎说！”她大声说道。

“他不是个坏人。我知道。他之所以被大家看不起，整个的根由就是一桩事情——就是闹得满城风雨的那一桩事情。”

“那一桩事情，真是！好像单只那一桩事情还不够似的。”

“足够了。足够了。可是那事情罪不在他哩。”

“你说的什么话！罪不在他！谁都知道那就是他干的事儿。”

“玛丽，我敢担保——他是无罪的。”

“我没法儿相信，我也不相信。你怎么知道的？”

“这是我的招供。我很惭愧，可是我要供出来。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知道他是无罪的。我本来是可以挽救他的，可是……可是……呃，当然整个镇上那种愤激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简直就没有胆量说实话。一说出来大家就会都对我进攻了。我也觉得那很卑鄙，真是卑鄙透了；可是我不敢，我没有勇气担当。”

玛丽显出了惶惑的神情，过了一阵没有做声。然后她才吞吞吐吐地说：

“我……我想你当初如果……如果……那是不行的。绝不能……呃……舆论要紧——不得不特别小心——特别……”这是一条难行的路，她陷入泥潭了；可是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开了。“这是很对不起人的事，可是……哎，我们担当不起呀，爱德华——实在担当不起。啊，无论如何我也是不会主张你说实话的！”

“那会使得我们失去许许多多人的好感哩，玛丽；结果就……结果就……”

“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他对我们的看法怎么样，爱德华。”

“他吗？他可想不到我当初是可以挽救他的。”

“啊，”妻子以快慰的口吻大声说道，“这可叫我高兴了。只要他不知道你当初可以挽救他，那么他……他……呃，那就强得多了。嘻，我本就应该看得出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老是向我们讨好，虽然我们对他很冷淡。人家拿这桩事情挖苦我可不止一次了。比如威尔逊夫妇吧，还有威尔科克斯夫妇和哈克尼斯夫妇吧，他们都不怀好意地拿我来开心，说什么‘你们的朋友柏杰士’，因为他们明知这是使我难为情的。我希望他不要老是这么一个劲儿对我们表示好感，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始终要这样。”

“我可以给你解释。这又是我的招供。那桩事情正闹得新鲜、闹得火热，镇上决定叫他‘坐木杠’的时候，我的良心上受到谴责，简直受不了，于是我就暗地里跑去给他报了个信，他就离开了这个镇，在外面住了一阵，直到风平浪静才回来。”

“爱德华！假如镇上当初把这桩事情追究出来——”

“别提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叫我心惊胆战哩。我这么做了之后马上就觉得后悔；我甚至跟你都不敢说，就怕你脸上神色不对，让人家看出毛病来。那天晚上，我一点也没睡着，老在发愁。可是过了几天，我一看谁也没有怀疑我，从此以后我就渐渐觉得我幸而来了那么一着，至今我还是高兴哩，玛丽——真是高兴透了。”